

淨土叢書

40

第四十冊

目次

著述部	(六)
纂集部	(一)
行儀部	(一)

十八・著述部

東海若解

闡教編

淨土三要述義

一・纂集部

樂邦文類

樂邦遺稿

一・行儀部

往生禮讚偈

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

中峰三時繫念儀範

修西輯要

修西定課

往生禮讚偈

唐柳宗元著 清實賢解

清楊文會著

民國駱印雄述

宋宗曉編

宋宗曉編

唐善導集記

唐善導集記

宋中峰述

清信庵輯

清鄭澄德源註

唐善導集記



東海若解

東海若解

東海若解

唐 柳 子厚 著
清 釋 實賢 解

東海若者。昔有唐名儒柳子厚。愍學佛者知見不同於淨土法門。信毀不一。其間利害不啻天淵。欲令知所去取。以造乎心性之極致。故作此文也。第習儒者。既以佛理而置之弗究。學佛者。又以文字而漫不經心。間有聰明之士。多闕信根。設具信根。復無智慧。致使深文奧義。韜晦于殘編斷簡中。莫之通達。豈不惜哉。因申明其義。以爲解釋庶幾爲初機勸發之一助云。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焉。剝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蟻虻而實之。臭不可當也。望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邪。

東海若海神名。喻宏法大士。蓋海神主海。猶大士主法。故以此喻之也。陸遊者。謂離淨土海。到娑婆岸。猶海神離海而遊陸也。孟諸地名。曲阜曰阿高下不平之處。以喻三界險道。謂自既出生死復入

三界度苦衆生。故曰登孟諸之阿也。二瓠。喻信毀二機。衆生五陰名之爲瓠。因緣會遇。故言得剝而振其犀。以嬉。謂大士遊戲神通。不取衆生相也。剝空也。振去也。犀子也。言空去其子。以瓠。喻爲嬉。正喻離衆生相。以度生爲遊戲也。取海水者。爲說法也。雜糞壤者。衆生聞法智慧與無明雜也。糞壤喻煩惱。蟻虻喻生死煩惱。因果不出五濁生死種類。不離十二具。猶苦也。生死煩惱其苦難忍。故言臭不可當。密石。喻根本無明。一念不了。故曰望投海。喻入生死衆生過去雖曾聞法種少善根。但以無明所覆。長在生死不得解脫。縱遇知識勸導。其根生熟不同。亦有發不發者。發則順教修行。不發則違教執理。故取二瓠爲喻也。然大士度生如父母教子。不以孝子而偏教。不以逆子而置之。故雖不信。亦爲說法。又常伺察其機而開發之。逾時焉而過之者。此伺機也。久經輪轉。故曰逾時。夙緣相植。故名曰過。曰是故棄糞邪。此開發之辭也。謂汝于

過去曾種善根。今猶遺棄生死邪意。欲令其發心念佛。故問之也。

其一微聲而呼曰。我大海也。

此喻達教執理之人。微聲而呼。卽驚疑不信之狀。我大海也。卽執理廢事之言。

東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浴列星。涵太陽。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汨之西溼。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

此喻大士爲說佛眞性海。以顯眞諦也。呀然張口貌怪矣。是責之也。今天下具示正理。夫性海無涯。故無東西南北性海光明。故外涵日月星辰內具衆寶。外涵是神通內具是智慧。所謂萬德悉圓也。又曰。喻應身星月。喻隨類化身。應身出世名旦。涅槃名夜。應跡雖有生滅。法體常自湛然。衆生機熟。則現佛身而度脫之緣。盡入滅則又現隨類化身。

而引導之。雖種種示現。總皆不出性海之外。是外涵也。陰火喻神通珠寶。喻定慧三皆全性發生。是內具也。性海清淨。故塵霾不處。塵霾指五住煩惱。所謂諸惡都盡也。太陰是月。大海之中火光常起。名爲陰火。溼水涯也。謂大海不與塵霾同處。必漂之涯岸。猶佛智慧海不與煩惱同住。必斷之令盡而後已耳。深大光潔四字。總結上文。無四方是深。天外涵內具是光。無塵是潔。無我若者是讚辭。謂除佛已還。皆未得此深大光潔之用者。卽有之是少分而已。非究竟也。

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蜎虻之與居其狹仄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還羣穢于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

此喻斥其偏見。而示以正修行路也。夫衆生與佛雖同一心。但衆生迷倒。棄海認漚。指漚爲海。聞說眞海。反以爲非。是則名爲可憐惑者。今夫執空之

人計五陰身中方寸妄心。謂是本來面目。與佛無二。如瓠中糞水。計爲大海。與海無別。不知心體廣大。含裹十方。虛空世界。衆生諸佛。一念徧收。不局在方寸內。如大海不局瓠瓢內。聞說西方淨土。彌陀性海。計爲心外。反生疑謗。如聞眞海。反以爲非。彌陀雖不捨衆生。衆生自棄耳。如大海不拒一滴。一滴自棄大海。故曰海之棄滴。衆生五陰煩惱爲體。故云糞壤同體。臭卽是苦朽。卽無常曹伍也。言此身者。無常衆若之爲伴侶。非眞實也。蟻虻身中蟲也。喻十二類言。此身者。十二類之所同住。非解脫也。蕞爾六尺。故言咫尺。蒙然無智。故言暗執。此方寸妄心。六尺妄身。謂同佛妙用。非顛倒耶。故斥之曰羞而可憐。問經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又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豈非衆生身心與佛無別。而子乃欲分迷分悟。論聖論凡。得無眼見空華耶。答如經所云。蓋是卽妄觀眞。不執妄以爲眞。如將一滴觀海。不執一滴是海。且如一滴之水與

大海水濕性何別。然旣離大海。又與糞壤交雜。豈得謂之卽是海耶。卽妄觀眞而不執意。亦如是。故知水性無別。而求歸海之計。則可也。若守定一滴。謂爲大海。則不可也。請試思之子欲之乎。以下略示修行利益。以勸之言。吾將爲汝者。非是爲彼修行。蓋謂化功歸己利。及他人也。抉石喻斷根本無明。破瓠喻出三界。盪穢喻離五濁。大荒喻寂光眞境。恢廓無際。島喻同居。極樂高出十方。向之所陳。卽諸佛深大光潔之用。知其不信。而復強爲說法者。蓋大士悲心太切。現雖無益。亦爲未來得度因緣也。

糞水泊然不說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執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

此喻聞教不信。執辭以拒也。博地凡夫。雖有小慧。

不斷煩惱。故名糞水。聞教不信。故云不說我固同矣。此執理之言。尅論理體。生佛不二。故曰固同。吾又何求于若此。自足之語。前文所陳。乃諸佛境界。蓋是以修德而顯性德。今執理者。謬解單言性德。而廢修德。故曰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謂我心亦具深大光潔之用。曾無欠少。不知說食畫餅。無益飢腸。徒勞身口。下文具出偏空之見。穢不害。潔言性體清淨。不爲生死所污也。狹不害。廣言性體廣大。不爲形器所局也。幽不害。明謂性體光明。不爲煩惱所覆也。穢狹幽暗。卽具海之全體。無二無別。故云亦也。突然于然。往來貌。以喻出沒生死。皆本性妙理。故云孰非海者。問曰。如上所陳。未嘗不是。何子過之深也。答曰。誠如所問。其言雖是其意。則非祇如三不害大乘經論中。亦有此語。然諸佛菩薩。未嘗撥棄修行。單言理性。今謬人守定穢狹幽暗。自謂光潔廣大。不知煩惱現前。潔斯害矣。量不容物。廣斯害矣。顛倒是非。明斯害矣。現前一念。

尙不能保其無害。況未來生死。安能自知。雖曰不害。乃所以爲大害也。如諸佛菩薩。有時化度衆生。示現煩惱。而心無分別。斯真穢不害。潔矣。刀割香塗等。無憎愛。羅云。調達並濟。均慈。斯真狹不害。廣矣。行於非道。通達佛道。斯真幽不害。明矣。而今乃以凡夫小智。濫同佛智。自取愆尤。豈非謬之甚者。邪子去矣。無亂我。是拒絕之辭。蓋宗門執理之士。乍聞教理。輒大拂其心。故云然也。

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于告我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洙。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此喻順教修行之士。初聞佛法。生大悔悟。心期解脫。故號泣而祈求焉。吾毒是久矣。毒害也。生死煩惱。喪我法身。亡我慧命。名之曰毒。沈淪多劫。故曰久矣。又言久者。謂常有厭苦之心。未得出離之路。所謂善根將熟。機欲發動也。固然。真實貌。未聞教前。意謂生死煩惱。真實不可變異。徒厭無益。今聞

●若疑苦

佛功德海廣大難量。則知生可作佛。故曰。告我以海之大。又知夙曾下種。與佛結緣。我自迷背于佛。遺棄生死。故曰。我以故海棄棄。是則出離有路。解脫有方。求之厭之。當復彌切。故云。愈急下。皆自知分量之辭。涌洙喻小。慧分別發。望喻破。無明旋波。喻微功轉動。穴腹喻出三界。就能之。是假借之辭。窮歲月。是遷延曠劫。幸而哀。我是求佛攝受。

東海若乃。挾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于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

此喻順教修行之利。無明頓破。如挾石生死永亡。如破瓠三界長揖。故曰。投之孟諸。九蓮親到。故曰。大荒之島。卽凡心而見佛心。故云。水復于海。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

此喻違教執空之害。向執葫蘆之水。與大海無別。不知石未去而穢未除。水未歸于海水。雖無二。寬狹淨穢。乃殊。又執穢狹皆海。不知終于臭腐。而不能變化。豈不哀哉。今夫執理者。謂我心是佛。何須

更見彌陀。卽心淨土。豈必更生極樂。不知無明生死業相。熾然雖有妙心。尙未親證。未得佛之大用。又執生死煩惱。皆是菩提涅槃。誰非佛法。不知生死現前。依舊茫然。無據何處。當有涅槃。無明瞥起。仍復顛倒。是非誰是。菩提覺者。一期浪語。長劫沈淪。能不爲之痛心哉。

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于毗盧遮那之海。而汨于五濁之糞。而墮于三有之瓠。而望于無明之石。糝于十二類之螻虻。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

此合上文之譬也。同是學佛。知見不同。故皆言爲佛者。二人卽信毀二機。毗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是佛法身。亦名眞如性海。此之法身。生佛同體。故言同出五濁者。一劫濁乃至五命濁。此五皆以染污爲義。故喻之如糞。三有卽三界。謂欲色無色。隔歷不同。故名界。因果不無。故稱有三有。區局衆生。

故喻如瓊四大區局六識義亦如是並得名焉無明望礙法性故喻如石十二類不離三界如蟻虻不離人腹人有問焉人即四依大士一人即違教執空之人我佛也合上我大海也一切皆空正是所執五濁空合上穢不足以害潔三有空合上狹不足以害廣無明十二類空合上幽不足以害明善是人天惡是三途因果修證通乎四聖此執空之人乃有兩種一者心自開解二者從他聞說心自解者病則難治從他聞者後或可醫

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守一而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

此示以正解而使知過患也言性有三義謂空義假義中義如向所陳但得空義不知中假又空有三種謂偏空斷空真空向論祇是偏空及以斷空尚未得真空之理豈知性者哉若悟真空自不撥無萬法是故知其未解也有事焉以下正是對病

發藥之語性即理也謂理與事一而常二二而常一圓融則大功斯立守一則大患乃生得失在人非關佛法問何謂一而二二而一答如祖師云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斯言是也夫修證即不無事也染汚即不得理也二句義理互具互融不可偏廢上句具下義故無修證而論修證下句具上義故非染淨而說染淨此事理不二之旨也若單執有修證即同二乘權教單執無染汚即同自然外道又同權教則唯尚功勛此過則淺同外道則撥無因果此害乃深故曰大患者至矣現在則失進修之利未來則招墮落之殃可不懼哉又祖師言句有言偏意圓者往往小慧之流隨語生解致使醍醐反成毒藥良可悲痛問云何名爲言偏意圓答如誌公云五欲貪瞋是佛地獄即是天堂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是則名爲言偏意圓也今當釋之謂若人能觀五欲境界及貪瞋癡如虛空華不生分別當知此人即名爲佛故云五欲

貪瞋是佛。又觀地獄天堂苦樂之相。如夢中事。不於天堂而生愛著。不於地獄而生驚怖。二俱平等。故云地獄卽是天堂。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此二句重在知心二字。謂若知心是佛。此人念佛卽是智者。不知則雖樂往西方。亦是愚人。智者指上上品。愚人謂下下品。此二語與淨土之旨。初無悖戾。而謬人執此。乃謂念佛是愚人所爲。豈西方只有下下品。而無上上品邪。又下品者。其在此土。雖是愚人。若生淨土。則入不退地。便不可謂之愚矣。不知已愚。反謂他愚。謂之何哉。故貴在得意。忌在執文。舉一例諸思之。可見。

其一人曰。嗜吾毒之久矣。吾盡我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

此明順教修行之士。知力不足。自審之辭也。時丁未。法人根轉鈍。心膽轉粗。大概而論。有二種人。謂一愚二狂。愚者茫然無解。固不待論矣。狂者妄意。

高遠常欲躡等。視此念佛法門。不啻草芥。尙生鄙恥。況肯修行此。無他不自知也。古人云。知人則智。自知則明。蓋當今之世。自知者亦已鮮矣。文中合譬。一一可知。言大小劫者。人壽一增一減。爲一小劫。積此小劫至八十番名一大劫。又積此大小劫至不可數名一阿僧祇劫。言不可知卽是不可數。藏教菩薩要經三無數劫修行方得成佛。然退轉者多。增進者少。此明自力之難能也。蓋一切法門皆自力出生。死故難。唯念佛一門。兼仗他力。故易。易故一生可辦。難故曠劫未成。利害得失。其機在此。是故知難易。則知利害。知利害。則知去取。否則前途失足。錯路者多矣。正像之世。容有自力出生死者。末法之世。罕聞此人。今既自力不能。欲求他力。故問若何。

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至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

此明念佛之利也。梵語三昧。此云正受。謂正念現前。不受諸受。故得此三昧者。現前當來。決定見佛。一空有者。謂無念而念無生。而生也。問空則一法不立。有則萬法紛然。二者乖角。云何名一。答。昔天衣懷禪師開示淨土。其言曰。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一空有之旨也。夫生則決定生。有也。去則實不去。空也。言雖有二意。未嘗二也。師又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絕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此自釋上文之辭也。請以此喻分解之意。自明矣。夫行人五陰名之爲鴈。現前念佛之心。本自豎窮橫徧。故喻之以長空。一期之身。不久卽滅。故稱爲過幻質。雖有生滅。念性元無生滅。故名鴈過長空也。清涼國土。離諸熱惱。故名寒水。此方念佛。彼土華開。勤惰纔分。榮枯頓異。故曰影沈也。又此土陰滅名鴈。過彼土陰生名影。沈此滅彼生。曾無前後。故得以喻之。此二句釋上生則決定生也。鴈絕遺踪之意。此明衆生不往水無留影之心。此明諸佛不來。何以故。若有去者。卽有程途。有程途卽有

時分。云何此滅彼生。間不容髮。若有來者。卽有足跡。有足跡。則此有彼。無不能周。徧云何。十方應現。接引同時。當知法性如是。非有非無。豈容思議於其間哉。此二句釋上云則實不去也。但法中單明不去。喻中兼顯不來。是帶說耳。問。旣云衆生不往。又云諸佛不來。則生西方者。爲復卽在此處。爲復本無方所得。非如夢所見。非眞實邪。答。不觀上影沈寒水之句。乎言影沈寒水。則顯西方實有化生之身。但以求其往來之相本。不可得。故言不去。不來。子何迷悶之甚。邪。去羣惡。是斷德。集萬行。是智德。居聖地。是四十一位眞因。同佛知見。是開示悟入之理。

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

此明不念佛之害。言十二類者。謂卵胎濕化有色。無色。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如楞嚴所明。此之十二。皆衆生數。攝若證四果。出三界。則非十二類所能攝矣。問。參禪念佛。均之爲了生。死。吾人祇患心性。

未明心性。苟明則孰非淨土。三界本空。何出之有。十二類非實。何同之有。佛尚不可得。何況衆生。答如汝所言。皆有名無義。但取一時快論。並不知利害也。吾試問子。汝證四果。邪曰未也。曰既未。證四果。則是凡夫。盡此一生。必受後有。若受後有。不在人天。則在三途。終不出十二類。汝尚不能超欲界。何況能出色無色界。尚不能超三途。況能超佛問聲聞證四果。此身尚在。豈非十二類。攝答聲聞證四果。身雖未滅。不久即滅。滅則受法性身。居方便土。出三界外。譬如旅舍。寄客不久出門。其家眷屬。不得以家人目之。聲聞暫寄三界。亦復如是。問諸佛菩薩。有時化度衆生。示現世間。必假胞胎。父母豈非亦是胎生。當何所攝。答諸佛度生。示理胞胎。父母既云示現。則雖有非實。豈得實判衆生。收歸十二類。邪其寂光實報二土。是佛菩薩本所住處。此乃暫現耳。問若爾。何故經論中。十法界總名衆生。答此乃通論。蓋三乘人出三界。尚有變易生死。

佛亦有常住五陰。故得名焉。今乃捨通從別。祇論分投主死。不論變易。及以常住。故不可以彼難此。問西方淨土。亦有化生。豈非十二類。攝答淨土雖有化生。然身非分段。純一化生。故無十二類。分限是段。是分段。以彼土壽命無量。故無分限。形體無方。變化不一。若有若無。故非形段。況生彼土。便入聖流。直至成佛。更不受身。豈得名爲十二類。邪問禪宗。悟達之士。見性已徹。其于三界。出不入于十二類。不捨不受。隨緣寄寓。方便度生。有何不可。答悟達之士。雖有見地。不斷惡業。若生三界。一入胞胎。便成隔陰。從前所悟。尋復忘失。畢世工夫。一朝唐喪。可不惜哉。更有業焉。牽入異類。汝又安能自主。而不被惡報之所障邪。若生彼土。親近導師。一入聖階。便登佛地。較之浮沈三界。出入胞胎。孰得孰失。宜自思之。故知不悟則已。悟則求生西方。當愈急焉。如人得寶。須覓善地藏之。方得受用。否則終致散失。悟達往生。亦復如是。當知欲超生死。無過淨土一門。若在此土。而能出離。斷無

是處願無爭口舌幸平氣而思之

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

取一甚矣按下文當有其惑也三字

此總結前文以明去取也夫像季之世豈唯宗教之士宗趣相違如二瓠之水卽同一法門同一師學知見不同其類非一蓋正見之難遇邪徒之易親亦已久矣今論去取宜知利害如上所陳信毀得失利害皎然何有智者而不知去取嗚呼今人莫不求利而常失利亦莫不避害而常遇害何哉大抵心不虛行不實知見不正故也是故修心之士務虛其心實其行端其知見以聖教爲明鏡以師友爲鞭策自始至終戰兢惕勵庶幾無大害矣否則終身受害恬然不知及其將死尙不自悟以至空過一生遺恨千古者多矣是皆不知去取也甚矣是責辭言智不如歸海葫蘆之水也可勝歎哉

東海若解終



闡
教
編

闡教篇流通序

我佛說教。不外真俗二諦。真諦順道。俗諦順世。真諦是實。俗諦是權。弘法者而能開權顯實。或會權歸實。則真俗皆諦。若執權而背實。或廢實而立權。則非佛說矣。諦云何哉。末世弘法。往往操之過急。以爲談真則逆俗。毋寧捨實而從權。雖似方便。然方便而無慧。失其善巧。及其弊也。則醍醐反成毒藥矣。佛法方便多門。惟淨土爲最者。其旨在仗他力。固矣。夫衡以佛生不二之理。他力固無異於自力。然在衆生我見未除。自他未能不二。故不廢自力而仗他力。則資他力爲增上緣。自力雖弱。而成功亦鉅。若主張廢自力而專仗他力。其說雖爲人所樂從。然不將爲放逸懈怠。與暴厲恣睢者所藉口乎。先覺楊仁山老居士於闡教弼言等篇。諄諄焉不辭與辯者。良有以也。邇來世變益亟。佛法彌需。此淨土仗他力之方便法門。更爲一般人所容易接受。若不將其似量非量之處。從而揭破之。鍼砭之。則彼熱心弘法者。一味順俗從權。勢必至於如真宗之所主張。上違佛道。下誤衆生。其遺害有不可勝言者。本局有鑒於是。爰將楊老居士遺書闡教篇翻印流通。世之研究淨土教者。可不手置一編歟。己卯初秋上海佛學書局序

闡教編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闡教弼言

古來闡教大士，莫不以佛經爲宗。橫說豎說，皆不違經意。余與真宗教士往還有年矣。而未知其旨趣所在。頃因北方上人自日本來，建立本願寺於金陵城內，欲將祖書刊板流行。爰取選擇本願念佛集閱之，覺其中違經之語甚多，已略加批評。復取真宗教旨詳覽一編，逐細辯論，歸之北方君，請其轉致同人，商榷彌縫之道。并進以弼言曰。今日所期於真宗者無他，唯在乎闡教之言，不背淨土三經耳。夫菩提心爲淨土正因。今欲往生淨土，而唱言捨菩提心。是南轅而北其轍也。嘗觀南條上人航西詩稿有斷章取義大師眼，三經之要二三策等語。可謂深知本宗教旨者矣。南條之意，欲將本宗教旨，譯佈天下萬國。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夫所謂斷章取義者，果與全經